

# 锦绣未央 6

JIN XIU  
WEI YANG

人气大神 **秦简**  
最霸气作品凶猛来袭!

更惊心!  
步步惊心  
比  
锦绣未央  
结局篇拉开帷幕,  
紧张挑战华丽呈现!

蝉联潇湘书院  
月票榜、钻石榜、  
订阅榜TOP1

女主卷土重来,  
在爱情中所向无敌。

待闲花落定时,与君执手,  
品一口人间百味,坐看细水长流。

JIN XIU  
WEI YANG

# 锦绣未央

6

秦简  
QINJIAN  
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目录

6



JIN XIU  
WEI YANG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五十章  | 愤怒之火 / 001 |
| 第五十一章 | 中秋事变 / 010 |
| 第五十二章 | 龙颜大怒 / 021 |
| 第五十三章 | 引蛇出洞 / 035 |
| 第五十四章 | 倒打一耙 / 045 |
| 第五十五章 | 当众赐婚 / 056 |
| 第五十六章 | 双重打击 / 066 |
| 第五十七章 | 深夜大火 / 080 |
| 第五十八章 | 酒楼巧遇 / 091 |
| 第五十九章 | 造化弄人 / 103 |
| 第六十章  | 恶整驸马 / 111 |
| 第六十一章 | 王府遇险 / 120 |
| 第六十二章 | 大闹王府 / 132 |
| 第六十三章 | 另有打算 / 144 |
| 第六十四章 | 杀人凶手 / 155 |

# 目录

6



JIN XIU  
WEI YANG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六十五章 | 所谓真爱 / 166 |
| 第六十六章 | 腹背受敌 / 176 |
| 第六十七章 | 挂帅出征 / 185 |
| 第六十八章 | 大限已到 / 197 |
| 第六十九章 | 逼宫造反 / 211 |
| 第七十章  | 尘埃落定 / 221 |
| 番外一   | 越西皇后 / 236 |
| 番外二   | 宫闱隐秘 / 247 |
| 番外三   | 栖霞之死 / 251 |
| 番外四   | 生死之谜 / 255 |
| 番外五   | 残酷之争 / 259 |
| 番外六   | 身世之谜 / 263 |
| 番外七   | 陈年旧事 / 268 |
| 番外八   | 罪有应得 / 272 |
| 番外九   | 花好月圆 / 276 |



## 第五十章

### 愤怒之火

按照李未央所说，郭家人将郭衍迷倒，然后将纳兰雪的尸体下了葬，可是郭衍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找纳兰雪。等他到处都找不到她的时候，整个人就像是疯了一样，见人就问，问不出就打。郭澄上去阻拦他，他甚至拔出了佩剑对着郭澄一通乱砍。郭澄这才知道自己的兄长是真的被逼疯了。他和郭敦一人一边，强行制住了郭衍。郭夫人失声大哭，不知所措，而李未央却是压着怒火，快步上前，猛地给了郭衍一个耳光。那一道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院子里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

李未央厉声说道：“纳兰雪就是被你害死的！现在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疯疯癫癫的，让全家人都为你担心！”

郭夫人急忙拉住李未央道：“嘉儿，你不要再怪他了。”

李未央冷笑一声，眼中带着无尽的怒火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纳兰雪为什么要说她是来报仇的。”

郭衍整个人都怔住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李未央，而郭家的其他人也都看着她，不知道她究竟在说什么。

李未央看着郭衍，字字清晰：“她这么说，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憎恨她，再也不要记得她。难道二哥你还不明白吗？她不是来报仇的，她是被人硬生生逼来的，什么叛军首领诛杀纳兰一家，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，纳兰家的人全都死在了裴皇后的手上！不，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，裴后就是要用纳兰全族人的性命，逼着纳兰雪来做尽这一切，你可明白了吗？”

元烈获得纳兰一族销声匿迹的消息，李未央就已经开始怀疑了。直到那一日看到纳兰雪压抑的痛苦之色，李未央才明白过来。

郭衍震惊地看着李未央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原本眸中的狂乱之色慢慢地消失了，眼神恢复了清明，旁边的郭澄和郭导这才松开了他。郭衍望向李未央道：“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”

李未央的声音如同三九寒冬：“再说多少遍都是一样的，这幕后之人就是裴皇后。难道你爱纳兰雪这么久，还根本不了解她的性格吗？在我怀疑试探之后，她本可以停止一切的行为，可她却并没有，若非是有重要的原因，她何至于冒着被发现的风险继续为之？”

纳兰雪外表温柔冷静，实则重情重义，为了纳兰族人，她甘为棋子，献祭自

身，犹如地狱烈火焚尽一切。哪怕深爱郭衍，她照样冷静狠心步步为营，一颦一笑之间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

李未央冷心冷肺，疑心极重，却唯独对她起了恻隐之心。若是换了别人，李未央早已经毫不犹豫地将对人送上黄泉路。可面对着纳兰雪，即使她发现了对方的企图，也没有第一时间动手，只是费尽无数心机，步步试探她。说到底，是她不忍心对纳兰雪下手。

在与李未央相处的日子里，纳兰雪经常在她面前流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，这才引起了她的怀疑。而这时李未央才明白，其实纳兰雪早就想说出一切，可惜，纳兰全族人的性命都在裴皇后的手中，她不得不这么做，不得不欺骗自己。这个计划没有成功，纳兰雪已经知道全族必定死在裴后的手上。

生命就是博演技，可惜纳兰雪不是无情人，她没办法将这场残酷的戏贯彻始终，只能以绚烂却惨淡的方式退场。可这场戏，她李未央却非要演到底不可！

纳兰雪死了，但是郭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并没有解决。郭衍身上的罪名没有洗脱，而那赵祥和更是一口咬定亲眼见到郭衍杀了他的父亲赵宗，一同作证的还有几位与赵家素来十分亲近的将领。再加上郭衍在押赴入京的途中突然失踪，随同的官员和衙差都被诛杀，因此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杀了赵宗之后，意图谋逆不成才会想方设法逃脱惩罚。按照惯例，皇帝发了告示，捉拿钦犯郭衍。令郭家处境更为艰难的是，如今陈家骤然离去，使得郭家在朝中变得形单影孤，其他各大世家也素来觉得郭家声势太大对他们并无好处，不落井下石已经很好了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郭家想要打开局面，可谓千难万难。

书房之内，香炉中的烟袅袅升起，淡淡的檀香缭绕，齐国公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。

郭澄沉吟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父亲，五弟已经去了整整一个月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只言片语传回来，会不会……”

郭澄的担心不无道理，郭导毕竟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武功卓越的贵公子，不管在他身边安插了多少名护卫，他终究还是不能放心。若是他成功吸引敌人的注意，或许能够掩饰元烈秘密地调查，但这并不能保证郭导的人身安全。

齐国公对这个儿子的安危自然也是十分关心，从郭导离开大都的那一天晚上开始，齐国公就一直没能睡好觉，可是在郭夫人的面前他还要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他毕竟也上了年纪，再不如年轻人一般果敢决绝。他所希望的更多的是整个家族的平安和子女的兴旺，现在一个儿子已经烙上了叛逆的名声，另外一个儿子又千里迢迢赴边境去寻找证据。若是此事真是裴后所为，她又如何会留下证据给郭导去查呢？再加上那赵家人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在军队之中的势力根深蒂固，一个不小心郭导就可能会万劫不复。

齐国公想到这里，面色更加沉重，他略有些心烦地站了起来；背着手，在书房里踱了几步，随后转过头，看向李未央道：“嘉儿，你怎么看？”

李未央抬起眼睛，眼眸深深：“父亲不必太过于忧虑，我猜这两日五哥就要有消息到了。”

齐国公眉头一挑，显然十分惊讶：“为什么？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？确定吗？”

李未央点了点头，十分肯定地道：“请父亲相信我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见砰的一声，却是郭衍那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，坚硬如红木，竟然也被他砸了个凹槽下去，手背鲜血淋漓不说，原本放在桌上的茶杯更是一下子跌落在地上。只看见那茶盖溜溜地一直滚到了李未央的脚下。她将对方的恼恨看在眼里，却只是微微一笑道：“二哥不必过于紧张。”

郭衍咬牙：“我不是紧张，我是心痛！五弟为我付出的太多了，我亏欠他的也太多，要怎么才能偿还？要是此行他有什么不测，我要怎样向母亲交代……”

他的话说了一半，李未央却抬手止住了，难得劝慰道：“二哥，我知道因为纳兰姑娘的事情你十分自责，可是此事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郭衍摇了摇头，目中流露出深沉的痛苦：“怎么会和我没有关系？若不是因为我，她何至于被裴后威逼？又何至于到处流浪，最后还为我丢了性命。”

李未央却只是面容淡漠，音调轻浅：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从纳兰姑娘答应裴后的那一天开始，她就已经猜到了这最后的结局，也早已经为此做出了准备，旁人又何必替她难过呢？”

郭衍看着李未央，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李未央很多看法都与他们不同，甚至于对纳兰雪，她始终也是抱持着一种理解与宽容的态度。他觉得，李未央和纳兰雪有三分相似之处，都是死硬到底的脾气。

门外突然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，郭敦一蹙眉，主动站起身亲自去开门，打开门一瞧，却是李未央的贴身婢女赵月。

李未央瞧见是她，面上掠过一丝了然，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赵月顾不上向众人行礼，便将一封信函交到了李未央的手中道：“小姐，您等的消息到了。”

李未央心头一跳，旋即将手中的信封拆了开来。

旁边的郭敦克制不住狂喜，立刻道：“是五弟的来信吗？”

李未央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一目十行地将那封信看完了，面色却是一变。郭衍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声音含了一丝颤抖：“嘉儿，是不是五弟他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李未央轻轻舒出一口气，镇定地道：“不，五哥他一切平安，这封信是他写回来的。”这一点，她的确是没有说谎。

郭敦连忙凑上去想要看李未央手里的信函，她却将信封上的字亮出来给郭敦，随即反而将信纸一抖，迅速地折了起来，塞进了自己的袖笼之中。郭敦看到信封上的字迹龙飞凤舞，的确是郭敦无疑，这才稍微放松，转头却看见李未央笑容满面地道：“五哥是告诉我们，他已找到了证据，足可以证明二哥是无辜的。”

众人一听，面上都露出了巨大惊喜之色，尤其是齐国公，他素来沉稳，竟也忍不住兴奋地道：“真的吗？导儿到底是怎么说的？”

李未央笑了笑，神色郑重地道：“五哥在信里面说他到了那边之后，好不容易才查访到一个证人，并且找到了一本账册，证明赵宗因为贪墨了五十万两军资，所以他才要除掉二哥。”

郭衍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他震惊地看着李未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五十万两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”

李未央微微一笑道：“是呀，赵宗以为二哥你发现了一切，所以他才要除掉你，却不知道你根本一无所知。”

郭衍的心头迅速闪过一丝疑虑，脑海之中瞬间浮现出了当初的一幕。有一天晚上他因为有重要的军报要向赵宗汇报，不待通传就急匆匆步入了对方的营帐。当时赵宗正在和赵祥和秘密地说着什么，一见他进来，顿时面色大变。现在想来，那恐怕的确与此事有关。郭衍恍然大悟地道：“原来这就是他要将我置之死地的原因！可若真是如此，赵宗又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李未央笑容和煦，声音里飘过一丝冷漠：“二哥，赵宗的死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已，那五十万两是陛下拨给大军的军资，赵宗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就敢贪墨呢？这背后当然有人在指点他。可是反过来，那人却不想将此事透露出去，便除掉了赵宗，先下手为强罢了。赵宗一死，此事自然死无对证，唯一有可能将事情泄露出去的便是二哥你了。”

书房中众人的神情越来越难看，齐国公已发现了李未央的言外之意，能够让赵宗去贪墨银两的，除了裴后便是太子。齐国公却有自己的看法，沉吟道：“不，也许这场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针对郭家而布下的局！”

李未央眸中掠过一丝冷意，点了点头：“的确，这五十万两想必裴后还不放在眼里，她让赵宗这样做，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布局。纵然二哥没有发现此事，他们也会找其他的法子除掉郭家。”赵宗也不过是被裴后利用罢了，裴后的目的不在于军饷，而在于构陷郭家。

齐国公缓缓地坐了下来，良久没有开口，最终舒出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这裴后可真是心狠手辣的女人。”从前裴后不对郭家出手，不过是时机不到，如今她一出手，却步步都要将郭家置诸死地，手段真可谓毒辣到了极点。

裴后若非如此老谋深算，也不会坐稳皇后宝座这么多年。李未央淡淡地道：“这是自然的，裴后知道什么时候动手，又该怎样动手，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。”

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不安，郭敦连忙问道：“五弟什么时候带着证据回来？”

李未央笑了笑，认真地回答道：“五哥在信中说了，他会一路保护着那个证人和账册入京，大概还要五日就能到达大都。”

齐国公盘算了一下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再过五日就是中秋节了，你确定那时候郭导能及时赶回来吗？”

李未央自然明白齐国公的意思，面上只是微笑：“中秋节陛下必定举办大宴，按照惯例，凡三品以上官员皆可携带家眷参加，若是五哥能够及时将证据带回来，



咱们就应该在朝堂之上公布于众，让那赵家的阴谋无可遁形，也可以牵出萝卜带出泥，反咬裴后一口！”最后一句话，李未央说得字字森寒。

郭澄长久拎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，不由得拊掌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真是太好了！”

郭衍却是神色平静，但他的心中也是十分激动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冤屈马上可以洗脱了。

等到郭家的儿子们相继离去，李未央却是落到了最后。目送着其他人走远，她转头向着齐国公道：“父亲，嘉儿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这时候郭澄、郭衍、郭敦三个人已经走远了，若是往常他们会察觉到李未央的不对劲，但是现在因为过于高兴，他们竟然没有看出她的神色异样。

齐国公看着李未央去而复返，不禁心头一跳：“嘉儿，莫非你是……”

李未央并未言语，只是快速地从袖中展开刚才的那封信，递给齐国公道：“父亲，请你仔细将这封信看一看。”

齐国公一愣，随即接过了信展开，仔仔细细，从上到下一目十行地看完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猛地抬起头：“嘉儿，导儿明明说……可你刚才又——”

李未央神色平静地道：“就在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法子，不知道父亲以为如何？”

齐国公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，却听见她清晰地道：“既然五哥能够带回证据，二哥洗脱冤屈也就指日可待，咱们不妨将五哥找到证据一事大肆渲染一番，让对方心有警惕，不敢胡作非为，父亲以为如何呢？”

齐国公只见女儿一双清亮的眼睛目光灼灼，自有深意。他毕竟也为官多年，老谋深算，突然就明白过来，脸上瞬间露出了笑意道：“好！就依嘉儿你所言！你放心，一切我都会提前布置好的。”

李未央微微一笑，目中却是无比森寒：“但愿此次能够马到成功。”

中秋节，宫中大宴。

郭夫人打扮好了之后，来到了李未央的院子，神色中有一丝忧虑道：“嘉儿，你说你五哥今天能赶回来吗？”

李未央只是对着镜中人微微一笑，笑容十分恬静，她开口道：“母亲不必担心，五哥既然说了今天能够赶到，他就一定会及时地赶回来，只要在戌时能够入宫，这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更何况——”她话未说完，已经主动站起身来，走到郭夫人身旁，继续道，“更何况咱们家都是吉人天相，五哥当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都能逢凶化吉，二哥这一次定然无妨的，母亲不必过分担心。”

郭夫人叹了一口气，替李未央将鬓上的翡翠琉璃宝簪扶正了，轻声道：“但愿如此吧！”

李未央笑容更加温和，却是眉心舒展，没有多解释什么。

郭家除了郭衍不能参加此次的宴会，其余人等都要去宫中赴宴。马车一路驶向皇宫，十六名护卫紧随着马车驶过坊间，然后左转驶上滨湖桥，桥北即是宫城的

外门。按照规制，三品以上官员的车驾可以驶入外门，到了秀水门前才需要舍了马车，步入内宫，朝见皇帝。很快车就进入了外门，前面再行驶一段路就能到达秀水门，可马车却突然被人中途拦住。

赵月掀起了车帘，就看见一个人在前面满脸怒色地呵斥，眼前的人现任金武将军，在此次宴会中被分配来守卫外门。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就是裴皇后的堂侄，他的名字叫裴忠，虽然不是裴家嫡系，却也是正经裴家子弟，向来受到非常待遇，所以骄傲非凡。

裴忠一大早就在外门前巡查，等到看见郭家的马车驶入了外门，车的颜色鲜艳而且豪华，两侧的护卫也威武端整，马车驶过他身畔并未减速，径直就往秀水门驶去。裴忠冷笑一声，上前阻拦，口中怒道：“什么人如此无礼？竟然将马车行驶得这么快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劈头已经挨了一鞭子，那张俊朗的左脸顿时开了花。他捂着脸，怒声道：“谁那么大胆子，竟然敢打我？”

话音刚落，就看见面前那匹雪白的马上是一个极端俊美的男子，那黑色绣金丝的披风在夜色中熠熠闪着光彩。那人神情似笑非笑，斜睨着他，修长的手轻轻掂了掂长鞭，鞭尾上更是缀满了宝石，看起来嚣张跋扈之极。刚要勃然大怒，在看清对方的脸后，裴忠心头就是一惊，连忙跪倒在地上道：“末将参见旭王殿下！”

旭王元烈冷哼一声道：“宫中改了规矩，凡三品以上官员和家眷可以将马车一直行驶到秀水门前，郭小姐急着进皇宫去参加宴会，将马车行驶得快一些又有什么不对？难道你要让其他人都等她吗？”

裴忠张了张嘴，然后又闭上，心里却是有一股无名火起，心道自己毕竟是裴后的侄子，虽然只是堂侄，可是现如今到底是裴家的天下，这旭王元烈如此喧哗，丝毫不忌讳，甚至还打伤了自己，实在是过分到了极点！更何况这一次他是打定主意要给郭家人三分难堪的，岂可就这样退却？可是还没等他反驳，旭王啪的一下，又给他的右脸开了花：“小小六品官，竟敢挡在车驾跟前，要是再不让开，小心我一剑砍了你的脑袋！”

旭王元烈话说得十分嚣张跋扈，但这气势却很配他的身份，尤其那张俊美的容貌更将宫中的绚烂烛海都给比了下去，引来旁边不少人侧目。裴忠的心头一跳，再也不敢耽搁，甚至来不及擦一把脸上的血，连声道：“郭小姐请！旭王殿下请！”说着他带着人也退到了一边。

元烈冷冷地一笑，对着郭家的车夫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李未央在车驾之中不禁微微一笑，元烈可比以前更加嚣张了，他这样做分明是给裴皇后脸色看。只不过，他是亲王之尊，一个小小的看门狗也敢阻拦，的确要打脸，还得狠狠地打！

为了参加夜宴，李未央穿了一袭淡粉色的衫子，罩了一件绿色烟罗轻纱半袖，系一条盈盈婀娜的轻碧罗裙，头上是郭夫人亲自为她绾的飞云髻，看起来风流而且别致，并没有戴什么特别贵重的首饰，只不过是一根青翠明丽的祖母绿簪子，便使得她眼角眉梢添了一丝典雅，再加上那一副淡淡的神情，等到她从碧水之畔缓缓而过的时候，便引来无数人的注目。

李未央对旁边的眼光恍若不觉，只是静静陪伴在郭夫人的身边，而郭家的男子则去了男宾席。一路走来，李未央只见到花园中雕栏玉砌，已有无数名门千金三五成群，言笑晏晏。欢声笑语隔了水声不断传来。她的余光突然触摸到一抹淡紫色的浮影，目光微转，正好对上了那双充满怨恨的眸子。眨眼之间，一身紫衣的裴宝儿已经换上另外一副神情，笑意款款，眉目灼灼，转头与旁边的王小姐说话，整个人仿佛明月夜下的一株海棠，惊鸿一瞥，美则美已，但教人觉得难以高攀。

这时候，皇帝和众位妃子已经就座了，远远便能瞧见一身华服、笑容和蔼的郭惠妃。郭惠妃朝李未央轻轻点头示意，李未央淡淡回以一笑，正听见皇帝举杯道：“今日中秋佳节，各位开怀畅饮便是，不醉无归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倒像祝酒词。旁边人立刻起身响应，共同祝陛下：“安康长寿，祝越西盛世太平！”

皇帝目光逡巡了一圈，却突然回头问道：“丽妃呢？”

裴后面上只是淡淡的：“她说今日有惊喜给陛下，陛下请好好观看就是了。”

李未央瞧了众位后妃一眼，裴皇后绝色雍容，郭惠妃端庄大气，周淑妃娇媚动人，陈贵妃高贵无双，唯独不见那传说中最受宠爱的葛丽妃。李未央对葛丽妃有着几分好奇，她一直想要知道葛丽妃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能够让皇帝对她刮目相看。要知道这么多年以来，皇帝渐渐已经不去后宫了，可是这葛丽妃竟然还能够这么随意地出入陛下的书房，这个女子实在是不容小觑。

李未央正在想着，却见到对面不远处投来一道令人难以忽视的目光，她抬起头看了一眼，正好与裴弼的眼神撞到了一处。裴弼举杯，与她遥遥相视。

李未央心头闪过一丝杀机，却是面上带笑，不以为意。

就在此时，众人突然听见一曲玉笛之声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仿佛吹笛之人在辽阔的天际，令人遐想。紧接着众人只听到琵琶、羌鼓、丝竹之声依次传来，十分婉转动人。再加上因为编排巧妙，琵琶、古琴、笛音，相辅相成，十分美妙，仿佛是从夜空之中传来的天籁之声，浑厚而又细腻，绕于人的耳旁久久挥之不去，有一种飘飘欲仙的韵味。

场上稍寂片刻，众人就见身着彩衣的少女依次而出，仔细一瞧竟有九十四人之多。其中，最中间的一个女子身披红色纱衣，摇曳着长袖，被簇拥着走了出来。场面舞者共有九十五人，集合了九五之尊之意。这红衣女子在众位舞女的簇拥之下，进进退退、曲转盘旋、环绕妩媚。明明舞蹈者众，又都穿着十分艳丽的衣裳，可其他九十四人却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红衣女子的舞姿。远远望去，红衣女子身姿轻盈旋转，恍惚红云飘舞，集齐前进，那纤纤素手，似柳丝一样娇美、柔软。红色的衣裙飘飘飞起，仿佛一团魅惑人心的火焰，飘浮在夜空之中。

李未央瞧了一眼，只觉得那女子美目流盼，有说不尽的娇美之态，舞袖翻飞，更是道不明的万种风情，再加上那华丽繁复的舞曲，更教人心头动容。在场的文武百官和女眷们都看呆了，只觉这个女子舞姿魅惑，可神态却是无比的高贵，分明是广寒宫的仙子下凡嘛！

李未央面上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，只听见旁边的郭夫人道：“这就是葛

丽妃了。”

李未央肯定了心头猜测，仔细端详那葛丽妃，一身红纱裙显得她那样夺目，那样娇贵，教人没有办法转移眼睛。

歌舞之中，无人注意到旭王元烈已经悄然离席。

等到葛丽妃停了舞，盈盈地走到皇帝面前，躬身行了礼，皇帝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道：“爱妃的舞蹈果然出众！”

葛丽妃的微笑浮现在面庞之上：“陛下谬赞了，臣妾愧不敢当，不过博君一笑尔。”她身为皇帝的宠妃，竟然能够放下身段，在中秋佳宴上献舞，一则见其受宠，二则见其豁达。

皇帝哈哈一笑，难得眉目舒展，大声道：“来人！赐爱妃明珠百斛！”

这句话说完，葛丽妃顿时笑容更灿烂了，谢了恩这才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旁边的周淑妃一双黑溜溜的眸子看着她：“难怪妹妹这么长时间来都避而不见，原来是独自偷偷地编排歌舞，要在今日大放异彩呀！”

她说得和气，却让人觉得芒刺在背。

葛丽妃淡笑不语，周淑妃见她她不答，并不收敛，而是继续道：“妹妹肯下这番工夫，难怪独邀圣宠！”这话中讽刺无限，葛丽妃眉心一动，只是微微一笑道：“臣妾愚钝，淑妃娘娘谬赞了。”

淑妃勾起唇畔，掩住眸子里的轻蔑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只不过这等微末小计，也敢拿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献丑，实在是贻笑大方。”

葛丽妃不觉微微变色，周淑妃心中得意，小心翼翼将笑容抿于唇间，淡淡地道：“妹妹毕竟身居妃位，下一次这等伶人做的事，还是莫要再为的好。”

葛丽妃挣了挣，嘴角缓缓拉出一丝弧度道：“歌舞之道是臣妾排遣寂寞的好法子，姐姐不妨试一试，毕竟你清闲的日子可比臣妾多多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突然停下来，笑容中别有意味，“惠妃娘娘您说是不是？”

郭惠妃隐约察觉到对方这番话有些不同寻常，分明是在讽刺周淑妃不得圣宠，却又故意拖自己下水。看到周淑妃面色一变，郭惠妃的眸子转了过来，看葛丽妃依然微笑，不轻不重地道：“丽妃妹妹这一曲舞跳得很好，陛下也很喜欢，以后若是有机会不妨将这一身绝学传给宫中的人，以便她们都能分些陛下的宠爱。”

葛丽妃终于笑了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学来的。”

郭惠妃笑道：“是呀，妹妹美若天仙，世间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美人，旁人自然学不到。”

周淑妃听了这话，复又冷笑了一声，神色淡淡地道：“那又如何？不过是仗着自己有几分相像罢了。”

葛丽妃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恨，强压住怒火道：“淑妃，请你谨言慎行！”

周淑妃压低了声音道：“难道不是吗？我虽然没有机会见到那位栖霞公主，但听闻她舞姿惊艳，品貌出众，是一位绝代佳人。当初人们都说，栖霞公主的车驾经过街道，她无意掀起车帘对路人一笑，竟能让人忘记呼吸，这样的美貌，丽妃妹妹怕是及不上吧？”

葛丽妃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她心中杂念丛生，慌乱和痛苦一时之间全都涌了上来。心中记恨着周淑妃，她猛地转过头看了一眼皇帝的方向，见皇帝只是低头饮酒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眼神并没有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分明没有注意到这边。转瞬之间，她便已经明白了过来，皇帝对自己宠爱非凡，也不过是将自己当成那人的影子。这么多年过来，自己不是都很明白了吗。

她的心头隐隐作痛，将所有的愤恨和不安压在心底，只淡淡一笑道：“陛下已经说过，过去的事情，若是谁敢私下里议论，格杀勿论！难道淑妃姐姐想要尝一尝这滋味吗？”

周淑妃冷笑一声，别过了脸去：“只要妹妹看得开，我又能多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多事罢了。”说完这一句话，周淑妃的神色瞬间就变得平静如水。

郭惠妃见她们二人针锋相对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这宫中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冷嘲热讽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其实谁也不能奈何谁，又何必咄咄相逼呢？徒让别人笑话！但是不争不斗，活着也是白活，更加寂寞。胡顺妃那么受宠，前些日子只是说错了一句话便被皇帝丢进了冷宫自生自灭，而湘王也跟着一起遭殃被贬到远地……宫中的一切都是这么诡异莫测。这时她抬起眼睛，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裴皇后，她依然微笑如初，没有丝毫变化，压根不把妃子们的争执看在眼里。

郭惠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中凄凉却另有一番思绪，帝王之家本是如此！后宫美人无数，可是能够禁得住岁月考验，留在陛下身边成为妃子的也只不过寥寥数人。周淑妃算一个，葛丽妃算一个，陈贵妃再算一个，剩下的就是自己了。而后宫所有人之中，始终屹立不倒的只有裴后一人而已。裴皇后少年入宫，这数十年来必有一番不足为人道的辛酸，只是如今的她掌握生杀大权与家国之事，在那绝顶的美貌之中，岁月又赋予她另一种端庄宁和的气度。不管何时望过去，皇后的目光始终淡漠而矜持，仿佛含着笑意，可谁也不敢在她面前放肆。

这时候，陈贵妃若有似无的眼神飘了过来，郭惠妃低下了头去，避过了陈贵妃探寻的眼神。郭、陈两家的交恶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虽然大家不知道郭衍就藏在郭府，可是人人却知道那陈家的女儿已经离开了郭家，再也不肯回去。不明真相的人们都认为郭衍的事情发生之后，陈家的女儿见风使舵，转了方向，立刻回到了娘家，意图要与郭家彻底断绝关系。对这件事情，陈家没有人站出来解释，反倒任由这谣言越传越厉害，以至于有些人看陈贵妃的眼神中都带了那么点异样。

郭惠妃心头是知道一切的，她和陈贵妃不过是有口难言罢了。凡是聪明的人不会执著一朝一夕的得失，郭、陈两家将来到底会如何，这要看时间来决定。



## 第五十一章

### 中秋事变

此时，轻轻的微风拂来了馥郁的花香，李未央低头捧着酒杯，沉静的面容波澜不起，发上那一根祖母绿的发簪垂着长长的水晶流苏，随风轻摇，将那一张素白的面孔衬得越发温柔美丽。不管谁和李未央说话，她都能得体地回礼应答，始终带着和煦的笑容，既非稚气又非老成，十分讨人喜欢。而郭夫人也是一如既往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众人瞧在眼中，心中对郭衍一事便有了不同的计较。

然而，郭夫人的心头却是焦虑的，尤其宴会进行了一半，她还没见到郭导的身影，不由得焦急地道：“嘉儿，你五哥真的能及时赶来吗？这宴会再过一个时辰可就要结束了呀！”

李未央微笑道：“五哥办事素来妥帖，我想他此刻已经到了宫门口了吧。”

对面的裴弼看见李未央母女的耳语，唇边划过一丝冷笑。李未央啊李未央，你真以为一切都在你的筹谋之中吗？只怕你等的郭导，再也没有办法将那证据送到陛下的面前了！

此时的皇宫外门门口，郭导行色匆匆，快马加鞭，从宫门外急驰而入。裴忠心道果然来了，立刻高声道：“来者何人？还不下马！”

郭导远远地扬起手中的令牌道：“陛下金牌在此，可在宫中畅通无阻，不必下马！”说着，他反倒策马扬鞭，向宫中急驰而去。这一面金牌是陛下赐给旭王元烈的，天底下仅有一面，裴忠当然是认识的，只不过他此刻向旁边的副将使了个眼色，边上顿时涌出上百来名士兵，将郭导的骏马团团围住。

裴忠厉声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敢在宫门前撒野，还不将他拿下！”

郭导冷声道：“我有金牌在手，有急事要面见陛下，你们怎敢向我动手！”

裴忠目光阴冷，向一旁黑暗处等待已久的人道：“赵将军，这人说有急事要见陛下，你怎么看？”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而身材魁梧的男子，身上穿着一副软甲，颧骨很高，一双眼睛泛着青灰色，他嘿嘿冷笑道：“郭导你不要白费力气，这证据你是没有办法送到陛下跟前了！”

一眼认出这个人正是赵宗的儿子赵祥和，郭导一扬眉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难道想杀人灭口吗？这可是宫门口，你们当真如此大胆！”

赵祥和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以为你出身郭府，我们就不敢对你如何。要知道如

今宫中正在饮宴，你单人独骑想要闯入宫中，自然会被军士拦下。再加上你拒不肯接受盘查，在争执之中被人误杀，这不是十分正常的事吗？要怪就怪你过于鲁莽，以至于泄露了行踪。”说着，他厉声道，“还不快给我将他斩于马下！这等逆贼难道还让他闯进去破坏陛下的盛宴吗？”

上百名士兵立刻手持兵刃扑了过去，只见夜空之中亮起寒光闪闪，带来一片肃杀之气。郭导握紧了手中的金牌，目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芒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众人突然听见宫外传来马蹄奔腾的声音，裴忠吃了一惊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见到数百骑的黑甲骑兵已经将宫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人人皆是杀气隐隐，气度凝凝，带着一股冲天的杀气。裴忠怒声道：“何人在这里集结兵士？”

只见一个一身华服的高贵男子神色傲慢，高坐骏马之上，策马从后面出现在禁军之前，与眼前的黑甲骑兵并作一处。这张脸裴忠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的，他冷声道：“旭王殿下，您本该在里头参加宴会，这又是在做什么？”

元烈的目光扫射他们一番，脸色十分平静，沉声道：“有人向我密报，说裴忠与赵祥和有不轨之心，意图谋逆。其余人等皆是陛下禁军，焉能助纣为虐，若是心无反意，便需退到一边，若是拒不后退，全部射杀！”

不过片刻，军令已然传下，副将立刻将旭王令高声重复三遍，在场数百禁军人人听得清楚，不禁人人变色。旭王如此一说，人群中有的人开始惊慌失措，眼看局势就要难以控制。裴忠冷冷一笑，长声道：“旭王，你在这里造谣生事，并且集结军士作乱，分明是要造反！竟然还敢妖言惑众！来人，还不快将他们拿下！”

人群中立刻有十余名死忠于裴忠的副将要冲上去，元烈冷笑一声，轻轻一挥手，身后黑甲骑兵便放出数道长箭，箭影仿佛流光一般，射入人群，将那十余名军士全部钉在地上，不禁让全场震慑。禁军们饶是见多识广，竟然也用惊惶的目光看向全副武装的旭王军队。

郭导微微一笑，递上金牌，高声道：“陛下金牌在此，旭王奉陛下命令捉拿赵祥和，然裴忠图谋不轨，意图庇护贼人。殿下早已下令，若是你们助纣为虐，全部围剿。如今旭王体念你们都是受人蒙蔽，只要服从军令退下，王爷绝不追究！”

见到陛下的金牌，等于陛下亲临，所有人必须遵命行事，禁军见状不由自主纷纷后退，裴忠这才慌了神。元烈一个眼神，身后的赵楠便带领数名骑兵飞离元烈身后，以老鹰扑鸡之式，上前将裴忠长剑打落在地，随后不等他和赵祥和二人挣扎，便将他们臂膀反扭在身后，跪压在了地上。

裴忠和赵祥和眼见突然大祸降临，皆是面色大变。赵祥和最为窝囊，他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地道：“殿下，我一直忠心体国，何来谋逆之说？我只是来参加宴会，又听闻这里有人闯宫，才会赶到这里，想要护驾而已。所谓谋逆实乃天大的冤枉，请殿下明查！”

元烈一双眸子异常冷漠，脸上也没有喜怒之色，不耐烦地一挥手，立刻有人将裴忠和赵祥和都绑了起来。裴忠心知情况不妙，向旁边使了个眼色，他的副将立刻悄悄地后退，想要逃出去报信。只看见凌厉的刀光在月下一闪，那副将就再也无法

去通风报信了。

元烈冷声道：“赵楠，你速带三百骑包围赵府，将赵氏一党捉拿，就地审讯，弄清楚他们所有的党羽。如有违抗，格杀勿论！”说着，他掉转马头，向秀水门方向而去，宫门甬道之上铺满青砖，他的马飞奔急驰而过，马蹄与青砖相击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身后五十余名骑兵也同时追随他而去。

骏马疾风如狂，瞬间掠过台阁殿堂，一路如风。

此刻，早已有人将一切通报皇帝知晓，可他知道了也不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由他去吧！”随后便神色如常地继续饮宴，恍若未闻。

元烈并不是向花园的方向而去，而是直接带领五十骑兵直奔今晚值夜官员的所在。按照越西皇氏的惯例，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官员在宫中值夜，这一名官员将会负责传达陛下的旨意。因为元烈手中持着金牌，一路畅通无阻。门房先是见到来入都是卸甲明刃，先是惊呆，继而又见领头之人是旭王元烈，连忙跪扶下拜。

而元烈目不斜视，急步向主堂行去，刚到半途，就看见那赵拓在批阅函件。赵拓听见脚步声，猛地抬起头来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旭王身边数十名如狼似虎的骑兵扑了过来。元烈吩咐士兵将他团团围住，然后微笑道：“赵大人，陛下有请。”

赵拓厉声道：“旭王，你竟然纵人在宫中行凶！”

元烈目光雪亮，只是冷笑道：“是行凶还是除奸，待会儿赵大人就知道了。”

赵拓是赵宗的亲弟弟，时任兵部员外郎。他用力地甩掉了士兵来捉自己的手，沉声道：“滚开，我自己会走。”话音之中透出往日的威言。元烈心道其死期将至，面上笑容却越发从容，道：“也罢，就给赵大人一些面子，让他自己走吧。你们在身后跟着，谅他也插翅难飞。”

赵拓冷哼一声道：“旭王殿下，虽然你得到陛下宠爱，可是前面的路是黑的，我劝你不要太过于得意。如今郭家早已是如履薄冰，十分危险，你要识时务就该另投明主，也免得给郭家人陪葬！”

元烈微笑道：“赵大人不必替我担心，只怕你再也难以见到明天的日头，还是好好想着该如何脱身，方为正途。”

赵拓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道：“哼！我倒想知道你有什么本事，能够替郭家翻案！”

元烈微微一笑道：“是吗？那就请你拭目以待了！”

赵拓见他面上带笑，眸中还隐隐流露出恣意狂态，不由得心头一惊，暗道：难道对方真的抓住了赵家的什么把柄吗？不！这绝不可能！那证人已死，证据也被他们暗中摧毁了，哪怕郭家手眼通天，也不能让死人生出白骨。

花园之中依旧是一派歌舞升平，众人言笑晏晏的模样，谁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。客人们一边饮酒，一边观看歌舞。不多时，只见到一轮圆月东升，宫女们纷纷摆出月饼、柚子、石榴、芋头、核桃、花生、西瓜等果品，送到了众位王公大臣



及千金贵妇的桌前。人们看着眼前皓月当空的美景，再分食供月的果品，场面气氛一派其乐融融。

阿丽公主好奇地道：“今天究竟是什么节日，为什么还要特地大摆筵席来庆祝呢？”

李未央微微一笑道：“公主来自草原，对我们越西的习俗还不是很清楚，今日是八月十五，正值中秋佳节，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因为是秋季的第二个月，又称仲秋。中秋时候，月亮十分圆满，象征团圆，所以，我们又总是叫它团圆节。”

阿丽公主听得连连点头，又问道：“那你们祭拜的是哪一位天神呢？”

李未央看着那一轮圆月，神色恬淡地道：“祭拜的是月神，大部分人都是遥向青空拜月，也有些人家是拜木雕的月神像，或是张挂木刻的月亮纸。公主半个月前曾经和四哥一起去看过拜月亭和望月楼，那就是过去拜月的古迹。还有距离大都三十里开外的一座月坛，则是为皇家祭月专门修造的，你从草原到这里来，一路上也曾是看到过的。”

阿丽公主听完，不禁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。”

李未央淡淡一笑，阿丽公主就像是好奇宝宝一般，什么都要刨根究底。

就在此时，突然听见花园门口有人朗声道：“陛下，元烈有要事启奏。”

歌舞方歇，众人都是一惊，皇帝抬起眼皮，看了急匆匆走过来的元烈一眼，面上似笑非笑道：“刚才还在到处找你，你却是跑到了何处，又有什么事要禀报？”

元烈的神情十分郑重，开口道：“回禀陛下，微臣刚刚是去讨捕朝中逆贼。”

皇帝面上含了一丝疑惑，眼眸深处却划过一丝冷芒：“逆贼，哪里来的逆贼？”

元烈朗声道：“逆贼赵拓、赵祥和、裴忠等人，擅自在朝中结党，欲图拦截忠良，谋逆祸乱国家，所以微臣已经抢先一步，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了。”

裴皇后目光一凝，裴忠是裴家的旁支当中很受器重的一个年轻人，她将对方调到禁军之中，对方也不负众望，一步一步地爬到了如今的位置。可是，元烈说拿人就拿人，竟然丝毫没有顾忌自己的面子。她瞳子极亮，仿佛燃烧的火焰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不知裴忠是如何得罪了旭王，以至于你连通报都没有，直接就抓人了呢？”

元烈笑容温和而目光森冷道：“回禀娘娘，今日齐国公的儿子郭导携着重要的证据想要面君，可偏偏那裴忠和赵祥和二人竟然勾结起来，意图在宫门口拦截郭导，抢夺他身上的证据，被我发现后还想要杀人灭口，请陛下明鉴！”

皇帝脸色微微地变了，道：“哦？是什么样的证据？”

元烈笑容如常，大声道：“请陛下允许郭导上殿。”

皇帝大手一挥道：“准奏。”

一时之间，席上众人都是议论纷纷，神色各异。太子目光阴沉，心中暗叫不